

女心理师

之江湖断案

SHI XIN LI SHI
ZHI
JIANG HU DUAN AN



感谢苍天，
虽然莫名其妙让她
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
也没有给她任何逆天的
身份和技能，
却赐给了她一个无所不能的壮士！

明月听风 著

悬疑·搞笑
推理·爆囧

当生活无能女
遇上经济适用男
当无所不能江湖大侠
遭遇犯罪女心理学家



之江湖断案

女心理师

晋江大神明月听风
经典推理恋爱小品
七篇甜蜜番外+后记
独家大放送
大龄剩女在异世，追凶觅夫两不误
破案恋爱两手抓

大龄剩女、犯罪心理学家苏小培相亲途中遇到传说中的月老，被告知她的命定恋人因车祸灵魂被撞击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必须去将这个与她红线相系的陌生男人带回来，否则将孤独终老、几世无依。她本以为是遇到了一个妄想症神经病，没想到一觉醒来，一身睡衣的她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想她一个受到追捧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这里却成了口音古怪（不会白话）、无礼粗俗（不懂礼节）的还俗尼姑（她短发）。重活干不了、细活不会干，废柴苏小培只好赖上了一本正经却总爱“调戏”她的壮士。

好在一身专业本领还在，她成功外聘成女师爷协助官府破案，但就在生活步入正轨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几起震惊朝野的江湖大案，她还收到了一张写着“你是谁”的神秘纸条，而后便离奇“死亡”……

难道凶手是她的命定恋人？红线啊红线，你那头绑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建议上架：古言·推理小说

ISBN 978-7-5317-3267-9



9 787531 732679 >

定价：59.80元（全二册）

文香网
www.wenxiang.com

坊
Memory
House

女心理师

之江湖断案

NYXINLISHI

ZHI

JIANGHU DUANAN

下

明月听风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心理师之江湖断案 : 全2册 / 明月听风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317-3267-9

I. ①女…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286号

女心理师之江湖断案 (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明月听风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张才曰
封面绘图 / 三 乖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8
字 数 / 750千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3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全二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267-9

■ 目录 | CONTENTS

001	第一章
016	第二章
036	第三章
051	第四章
069	第五章
085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51	第十章
168	第十一章
184	第十二章
193	第十三章
207	第十四章
220	第十五章
231	最终章
240	番外一
246	番外二
251	番外三
258	番外四
261	番外五
267	番外六
271	番外七
296	后记

冉非泽带着苏小培回了他的屋子。玲珑阵前各门各派也都尽数散去。

神算门抹着眼泪把九铃道人的尸首抬走了，七杀庄的弟子们围着方平和付言，关切地问着他们身上的伤势，而后也走了。玄青派及其他各派更是没什么恩怨纠葛的，那两派走了，他们自然也不会久留。

江伟英站在索桥前，看了看桥的那头，又看了看神算门与七杀庄各自离开的方向，心里很不好受。那刺入九铃道人后心口的短箭，确是比其他三支要刺得深些，他看出来，却未立时声张。当时他心头的第一个念头，竟是这闹腾江湖许久的两派纠纷终于有了个了结，一场江湖厮杀的浩劫终于可以避免，所以他没说话。如果别人没有发现，或是别人也没有提，他想他会把这事藏一藏。他会暗中再想一想探一探，也许这伤确是意外，也许是七杀庄私了此案，他当然也会问清楚，但他确实是有些庆幸七杀庄的案子了了。

真的拖太久了，真的很麻烦，真的把各派闹起来互相厮杀会不好收拾。他确是这般想的。没有人说话，无论有没有人发现，但确实没人提起后心口的这处伤，可江伟英没想到，冉非泽会出这个头。他冒出来这事，他自然就不能否认，事实上只要有人提了，他都不会否认。

他想起前几天九铃道人匆忙来寻他救人，不顾阻拦只身闯阵，最后却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他听得神算门的那番话，九铃道人只求证明自己的清白，这要求确是不过分。九铃道人自视甚高，傲慢无礼，很不招人欢喜，可他的这个要求，确是一点都不过分。

江伟英叹息一声，觉得很惭愧。

玄青派一众弟子跟着江伟英回了别院，季家文还背着冉非泽的刀，情绪很是低落。他与九铃道人一起护着冉非泽和苏小培破阵出来，觉得道长是个好人，人人都不愿冒险连夜入阵寻人，只有道长愿意进来。是道长在阵里寻到他的，当时他很害怕，他找不到路了，天已黑了，他想苏姑娘会死的，他没用，他很慌。是道长救了他，还救下了苏姑娘。季家文越想越是觉得眼眶发热。道长的武艺那般高强，怎么会这么简单就去了？太突然了。

萧其走到季家文身边，摸了摸他的头：“十八，莫难过，生死有命。”

季家文点了点头，对萧其道：“大师兄，冉前辈的刀还在我这儿呢，我给他送过去。”

“好。”萧其点点头，忽想到一件事，“对了，那阵触发之前，你兴冲冲跑来唤我，所为何事？”

他一问，季家文也想起来了，那是冉非泽说要送刀给他，他不好意思拿，但又很想要，于是想让大师兄帮他拿个主意。如今出了这事，他觉得他没脸拿这刀了。于是，他摇了摇头，回道：“没什么，就是当时想到了件逗趣的事想与大师兄说。”

“哦。”萧其点点头，没在意。

“那我这就去了，送完刀我就回来。”季家文待萧其答应了，又跑到前头与江伟英招呼了一声，江伟英应了，他便背着刀跑了。

季家文一口气跑到了冉非泽的屋子。这时，冉非泽正打了水给苏小培擦脸和手脚，见得她精神萎靡，身上仍是热烫，很是忧心，见得季家文来了，忙道：“正好，我走不开，你去请个大夫来。”

季家文放下刀，赶忙跑去请大夫。大夫请来了，把脉看诊，他又在一旁帮忙磨墨，准备纸笔，让大夫开方子。方子写好后，他气也没喘上一口，又赶忙去帮着抓药去了。

这般懂事乖巧听话，馋得冉非泽跟苏小培说道：“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落到了玄青派的嘴里呢。”

苏小培没精神没力气，但还是附和他：“抢呗。”

“那岂是君子所为。”冉非泽装模作样，一脸“莫要煽动我”的表情。

苏小培不搭理他，只说：“想喝粥。”

“我一会儿给你做。”

“皮蛋瘦肉粥。”

“那是啥？”

“没有吗？”苏小培很失望，她嘴里很苦很干，她想喝香喷喷的粥。

冉非泽见她嘟着嘴不甘心的小模样，霎时心软了：“有，有。”听起来就是蛋和肉加上粥。苏小培很怀疑地看着他。

“我做的粥定是好吃的。”先夸夸自己再说。

苏小培被他的样子逗笑了，道：“壮士再借我一套衣裳吧。”她身上还穿着林子里的那些衣服，早脏臭得不成样子。这冉非泽倒是很会见缝插针地飞快地换了干净衣

裳，让她羡慕又嫉妒。

“啊。”冉非泽反应过来了，身上穿着脏衣服确是很不舒服，不过，咳咳，“我倒是不介意为姑娘效劳，不过，我虽是糙汉，却也守礼守节的……”

“我自己换。”

冉非泽一噎，他话还没说完呢，截话截这般快做什么呢，后半段才是重点嘛。

“快点。”苏小培催他，换来他很有怨气的一瞥，不解风情便算了，还好意思催。

“你真的行吗？”真的不需要他帮忙？帮忙换衣服这种事他爱干的。

苏小培实在是没力气了，只得撇眉头看他。冉非泽摸摸鼻子，翻了翻他的衣箱子，挑了件最新最干净的：“你先将就着穿，回头我去给你买新衣裳。”真憋屈啊，半点便宜没捞着还得一个劲儿地献殷勤讨好。

苏小培接过衣服，将人赶了出去。冉非泽关上房门，还不忘提醒：“要是你体力不支，晕过去了，唤一声我就进来。”

“笨蛋。”晕过去了还能唤人？

笨蛋摸摸鼻子，蹲在房门口把风。无事可做，发呆想着姑娘，换衣服这活他爱干，唉，可惜没机会。想了太多，笨蛋忽然觉得背上有些痒痒的，那是苏小培胸前的柔软摩挲他时留下的知觉，他不禁想象了一下那柔软的曲线，不由满脸通红。

季家文回来时，看到的便是这副冉非泽红着脸的景象。

“前辈？”他不会也中毒了，现在才发作吧？

“去，去。”冉非泽没好气地挥挥手，怎的他身边的人都这般不识趣呢？

“哦。”季家文放下药包，拿了其中一包便出去了，“前辈，那我去煎药了。”

冉非泽呆了呆，他还真是埋怨错了，这孩子颇是识趣的，太识趣了。里屋苏小培唤了一声，冉非泽忙把注意力转回来，推了门进去，只见苏小培累得一脸疲态，倒在床上直喘气，脏衣服换下来了，丢在地上。

冉非泽把东西都收拾好，又摸摸她的额，瞧她累得闭了跟，便让她睡去了。待一切安顿好，他绕到后院厨房，看到季家文不知从哪儿变出来了小药罐，又自己找着了水，还劈了些柴，已经把火都点好了，药也坐上了。

季家文见他来了，忙道：“前辈你这儿没水了，我一会儿帮前辈打水去。”

“好。”冉非泽没跟他客气，他要守着他家姑娘，确实不好走开，他又在厨房转了一圈，问，“十八，你可曾听说过皮蛋瘦肉粥？”

“那是何物？”

他也不知道，冉非泽心里舒服多了。他掏了些碎银出来递给季家文：“药钱，再有，这会子先去帮我弄些粮食回来，再买些蔬菜、蛋和瘦肉。”

“好嘞。”季家文麻溜地去了，临走时把后院的水桶拿上了。冉非泽又转了一圈，想去问问姑娘她想吃的皮蛋瘦肉粥是什么玩意，可是又觉得自己不知道这东西颇有些丢人，想了想，觉得丢人也得让姑娘吃上想吃的啊，便转进屋里，却发现她还睡着没醒来。

也许是睡床上舒服些，她睡得颇沉颇香，让他忍不住摸了摸她的脸蛋：“快些起来吧，我还得靠姑娘还道长一个清白呢。”那凶手着实是太可恶了。

他坐着看了苏小培好一会儿，又去瞧了瞧药煎得如何，然后就听到季家文回来了。他抬眼一看，见这少年郎背着米提着蛋菜，拎着一桶水，步子稳稳地回来了。他不由再一次觉得可惜，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落在了玄青派呢。

本以为季家文放下东西就该告辞了，结果他却与他道：“我先前回了门派与大师兄和师父说了，苏姑娘病了，前辈一人忙不过来，我来帮帮忙，师父和大师兄都应允了。”

冉非泽点点头，既然如此，那他就不客气了，于是他又使唤他劈柴去。季家文去了，摆好架势，拿好柴刀，认真劈着。没劈几下，冉非泽走了过来，踢开他的双脚，拍了拍他的背，又挪高他的手臂：“使力不对，辛苦不讨好。”

季家文愣了愣，照着那姿势又劈了几下，觉得甚是别扭，使不上力。冉非泽摇头，抢过他的柴刀，拿过一个木桩，唰唰唰地劈给他看。想劈方形就是方形，想劈成木片便是木片，姿态轻松，动作流畅。

季家文张大了嘴，傻傻看着。前辈，劈柴而已，要不要这样？

冉非泽劈完一个桩子，把刀还给他：“柴都劈不好，还练什么刀剑？”

季家文被激起了好胜心，拿过个木桩子照着方才冉非泽示范的又劈起来。冉非泽在一旁一边看着药，一边烧饭，一边指点了一下。运臂不畅，腰腿不协调，便只能使出八成力；眼手不一致，便不能随心所欲。

季家文劈完柴，觉得获益匪浅，很是高兴，还有点惋惜地道：“前辈，没柴了。”家里只备这么少的柴，太不应该了。

冉非泽笑笑：“你可以回你门派接着劈。”

季家文擦把汗：“院里有杂工，我们许多师兄兄弟都未干过这活儿呢。”玄青派名头响，许多弟子都来自大户人家，像他这般来自小地方穷人家的少。

“所以空有架势手脚发软，有何用？”

季家文不说话，坐在一旁看冉非泽做粥：“这般真能吃吗？”好怪，放这些下去会是什么味道？

冉非泽瞪他一眼：“可以道我刀使得不好，不能说我的粥不好。”

季家文偷偷撇了撇嘴，那就是不能说实话呗。他盯着粥看了半天，忍不住问道：“前辈，你觉得道长是如何死的？”

“被人刺死的。”冉非泽对这点毫不怀疑。

“道长的武艺如此高，又有谁人能这般迅速得手？”季家文皱起眉头，完全想不通。那是九铃道人啊，可不是他们这些武林后生。

“他没防备的人。而且我估计有两人。一人引他说话分散了注意力，一人在他身后偷袭，并触发了暗箭机关，让他后背中箭，制造意外的假象。偷袭的人也必是武艺高强，不输于九铃道人。”

“可是为何要如此做？”若是说七杀庄的人动的手，可他们完全没必要啊。武林各派都在为他们做主，根本不必冒险犯下这毁名声的杀人重罪。季家文的眉头皱得死紧，他觉得其他人也定是这般想的。

冉非泽倒一碗药出来晾着，回头看看这少年：“十八，你知道为何又能如何？”

“道长冤死，自然是要查出真相的。前辈不是说了要这般做的吗？我、我也想帮忙。”

冉非泽点点头：“好，那我便告诉你。七杀庄庄主之死，道长确是被冤。在那山涧里，苏姑娘查出了线索，有人想让苏姑娘从此闭嘴，所以在途中对我们下手，我们被困在阵中，若是死了，便是意外，神不知鬼不觉，只能怪我们运气不好中了暗器。所以你发现的那棵树，是有人有意击断，迫我们入阵。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九铃道长，他带了各派的人来救我们，姑娘被平安无事地救出，我时时守着，又有众人关照，他知道没机会了，所以，他铤而走险，对道长下了手。道长一死，命案已了，那谁也不会再追究这案子。只是事情紧急，他除了再制造意外假象别无他法，况且只要道长是死于机关暗器，那大家虽觉奇怪也无话可说，只是他又疏漏了暗箭的力道。”

季家文张大了嘴：“可是，可是当时这许多人，如何查？而且七杀庄的方大侠和付大侠皆受了伤，就算没受伤，他们也不是九铃道长的对手，另两名弟子就更不用说了。”

“会查清楚的。”冉非泽看看那碗药，似乎很苦的样子，姑娘吃药也不知乖不乖。

季家文努力回想了一遍，仍旧想不到谁会是凶手，而且如果这事又牵扯到七杀庄庄主的命案，那案子本就无解，这般想来，真是太复杂了。

冉非泽看着少年的苦脸，安慰道：“莫愁，待姑娘好了，她定有法子的，你不晓得她有多聪慧。”那语气极自豪骄傲，仿佛那智慧是生在他身上一股。

可那极聪慧的姑娘不爱吃药。她瞪着药碗的脸比药还苦。

“我身体底子可好了，睡几觉应该就能好，不用吃药。”苏小培被药味熏得脑子都清醒过来了，她怎么就给忘了呢，这里只有中药啊，又苦又难喝的中药，她长这么大只在小时候喝过一次，还给吐了，之后她爸妈再没给她弄过中药喝。

冉非泽皱皱眉头，他怎么就能猜到她会不乖呢。

“别闻它，一口气干了便好。”

还干了，实在是干不动啊。苏小培的脸更苦了。

“我都晾好了，是温的，不烫嘴，直接一口吞下，定是不会苦的。”

“味觉与进食的速度没啥关系。”

“啥？”

“我能接着睡觉吗？”

“喝了药便能睡。”

不管了，苏小培闭上眼就倒了下去。冉非泽单手把她拉起来：“莫闹，快喝了。”

“能换药丸吗？”

“没有药丸。”

“我回去一定要揍死他。”好想哭啊，死月老2238号，全是他害的。

“喝了药才有力气揍人。”管她要揍谁呢，反正药必须喝。

药碗又逼过来了，苏小培抿紧嘴，知道躲不过，运气下决心，盯着那药碗酝酿勇气，好半天还没酝酿完，冉非泽又劝：“你看你喝药这般费劲，十八都笑话你了。”

苏小培猛地抬头往外看。侧身站在门口，避嫌没瞧屋里，等着看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季家文一脸无辜，他没有啊，他一直很严肃，在心里为苏姑娘不喝药而惆怅，觉得冉前辈很是辛苦，他没有笑话啊。

苏小培看不到季家文的脸，转而瞪向冉非泽。勇气都快酝酿好了，就是被他打断的。

冉非泽把碗再往前凑了凑：“快喝。”

“哪有这么快！”这不还得重新再酝酿一下嘛。

那嘟着脸委屈的表情让冉非泽直想笑：“你不是自称是妖怪嘛，妖怪还这般没用？要是不喝药，一会儿你现出原形把十八那孩子吓着了怎么办？”

谁是孩子啊，季家文觉得很憋屈。

“我原形就这样。”苏小培也觉得憋屈。

“原形这般还敢称自己是妖怪，哄孩子都不会哄。人家猪变的妖是猪妖，蛇变的妖是蛇妖，树变的妖是树妖，你这人变的妖得称人妖？变来变去还是个人样，你也不觉害臊？变不出个威风模样来，着实是给妖族脸上抹黑。”

人妖？苏小培脸都绿了，壮士先生你知道人妖啥意思吗，就这样乱用词骂人？不就是喝个药吗？

季家文更惆怅了，前辈你这般哄姑娘喝药姑娘真的会喝吗？哪有骂人家妖怪的。

苏小培捏着鼻子一口气把药干了，然后被味道恶心得干呕，冉非泽给她抚背，又让她喝了些清水，好半天才缓过来。季家文觉得他又学了一招，以后有人不愿喝药就吓唬他会变妖怪好了。

妖怪又咽下半碗粥，含泪继续睡去了。这么难喝的粥她都宁可多喝两碗也不想再喝药了。可到了晚上，还是一碗难喝的药配上一碗难喝的粥，难喝得教苏小培当天夜里出了一身汗，烧退了一半。

冉非泽非常满意：“瞧瞧，乖乖听话喝药病就能好。”可苏小培觉得她是被吓好的，她实在害怕他再端着药出现了。她能下床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偷偷把剩下的几包药丢到了茅厕里。冉非泽发现后哭笑不得。

苏小培软磨硬泡，装哭耍赖，终于没再喝那药，但她这一病确是难熬，虽无性命之忧，但身体虚弱，休养了十天才算大好了。这十天里她除了洗澡洗头，其他时间都在睡。冉非泽给她买了新衣裳、新鞋帽，还替她准备了肚兜。而苏小培觉得自己已经不会脸红了，只庆幸自己遇到的是冉非泽而不是其他人。

冉非泽也庆幸，庆幸姑娘没扭捏没客气没别扭，这般坦然老夫老妻似的接受了他为她置办的衣物，让他感觉自己成功了一半。另一半觉得没成功是因为姑娘太坦然大

不扭捏太不羞涩了，这哪像是对他钟情的样子？

冉非泽猜不透摸不准，于是决定再观察一阵子，找找合适的机会再议此事。

趁着苏小培身体好转有了精神，他把他推测的九铃道人的死因讲了给她听。苏小培觉得有理：“如若九铃道长的死没人怀疑，那七杀庄那头确实就不用再折腾找证据证明凶手是谁了，这案子就会了结掉。”

冉非泽点头：“在外头要刺杀道长不易，且会招人疑心，在玲珑阵里却是方便多了。”

“付言和方平可有嫌疑？”

“我带你出雾阵时看到他两人了，可后来我忙着找江掌门拿药与你吃，就没再注意他们在何处。但有一点，以他们的身手，想这般迅速对道长一箭致命定是办不到的，道长必会还击，那九铃斩定会有异响，其他人就会知晓有事发生。九铃斩未曾出鞘，所以行凶之人武艺必是高强，且一击得手。”

“谁先发现了尸体？”

“罗华。”

“他是哪个门派的？”

“日月山庄，是庄主的师弟，师叔辈分的人物了。我也琢磨过他，日月山庄与七杀庄和神算门都没什么瓜葛，罗华这人也比较淡泊，鲜少有不好的传闻，他与七杀庄庄主和九铃道人都是点头之交，算不得相识。这次选中他一道去闯阵寻路，也是因为觉得他与七杀庄的命案没甚牵连，可以公正公道地看待这事。”

“那他瞧见了什么？”

“没有。大家在找九铃道人，他当时离九铃道人的九铃斩铃音停下的地方颇近，就循着那方向去了，九铃道人的尸首离雾阵近，看不太清，他转了一圈才看到，且他只看到了尸首，别的没有看到。”

前日罗华还特意上门与冉非泽叙了叙，说他这边的事都处理完了，得回庄里去，武林大会时再来武镇。他是发现九铃道人尸首的人，也知道冉非泽定有事要问他，他还很有心地带了些吃食补品送给苏小培。那时苏小培睡着，冉非泽在外屋招呼了罗华。

“若有事寻我，便到镇上我日月山庄的别院与弟子说一声，他们会给庄里递消息的，届时我再过来。”罗华坦坦荡荡，礼数周全，冉非泽看不出有什么疑点。

冉非泽递给苏小培一张纸，纸上写着当时在玲珑阵里的人，用圆圈圈起了武艺不错能与九铃道人一拼的，用横线划掉了肯定没嫌疑的，比如江伟英，当时他正与他一道给苏小培瞧病，还有萧其，当时正站在不远处，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没有下手的机会。

苏小培看了看，打了圈的，有神器门的陈孝山、翠山派曹贺东、罗衣门丁明、铁袖山庄魏杉、日月山庄罗华、铁拳无影曲响。这最后一个苏小培不认识，是江伟英后来带进来的帮手之一，那时她已昏昏沉沉，不记得都有哪些人。

“这些人里，我没想到有谁是有嫌疑的，大家似乎与七杀庄和神算门关系都不大，没人与九铃道人结仇，也未听说有与七杀庄的方庄主有仇的，但背后的事，还得再打听

打听。”所以他找了娄立冬暗地里打探消息，他现在与这事没牵连，行事更方便些。

“为何这里头没有方平和付言呢？”

“他俩的功夫确是不可能这般得手杀掉九铃道人，故而未将他们划上，但我觉得事情必与他们有关。”

苏小培点头：“如若是壮士推测的那般，那这凶手或是栽赃九铃道人之人，必是与方平走得近的，唯有这样，他才有机会下暗示。”

“按理付言的可能性最大。”可他如何动手杀掉九铃道人？冉非泽想了想，又在几个名字下面划了一道：“这几人是提前探过路的，探过那个雾阵。”

对这个阵了解，才能半路借机触动机关下手。

曹贺东、丁明、付言、罗华，这几个名字是与其他项交叉重合的。

苏小培想了想：“我想去一趟七杀庄，见一见方平、付言还有其他与被害庄主关系密切的人。”她侧头沉吟，“可是九铃道人死了，他们会不会以此事已了为由不见？”

“若是我们自个儿去，怕是会吃闭门羹，若是江掌门领着我们一起，该是无碍。”

苏小培点头，这也是个讲权势地位的世界啊。两个人又商议了一番，冉非泽道过几日苏小培精神好了便带她一起去玄青派的别院找江伟英说道说道这事。于是又等了三四天，苏小培能活蹦乱跳了，冉非泽终于宣布要带她出门。生病后她一直窝在屋里，还没出去走动过，冉非泽觉得颇是心疼。

出门得先打扮一番，冉非泽兴冲冲把自己给她买的装备都翻了出来。

绣花鞋，襦衣长裙，再配上飘飘裙带。衣裳真是不错，不过搭着姑娘好像不太妥。哪里不妥呢？说不上来。再换一身。劲装配小靴，再来件桃红小褂，这是近来江湖最受青睐的样式了，侠女们都爱这一身，可是姑娘果然不是做侠女的料啊，穿上也显不出英姿飒爽来。

冉非泽让苏小培转了两圈，上下打量思虑了一番，还是让她去换下了。惆怅啊，好想让她美美的，让她好生欢喜一下，可是这难度似乎有些大。他想来想去，还是宁安城的装扮稳妥些。最后换上了文裳儒帽，嗯，这般才顺眼起来，秀气清雅。

“姑娘觉得如何？得姑娘欢喜才好。”

姑娘在心里默默地想，要不是看在你养我的分上……又没落地镜，她又看不到，一套一套换给他看，还能欢喜到哪儿去？没有洋装高跟鞋，没有T恤牛仔裤，穿什么对她来说都一样，反正头发都是短短的，穿什么都会被人当怪物看。

“壮士觉得好便好。”

“那还是戴着帽吧。姑娘毕竟是短发，不好太招摇，这般稳妥些。”

那你刚才在玩什么？苏小培无语了。

“可以出门了吗？”她终于忍不住问，壮士先生真婆妈，出个门要准备好久。

“嗯。”壮士应是应了，可还是要先帮她正正帽子，抚抚衣领，抚抚衣摆，苏小培甚至想他要不要也擦擦鞋呢，幸好没擦。等壮士先生终于恩准她可以踏出那道门时，苏小培嗖地一下蹿了出去。

“姑娘，慢点。”老妈子壮士在后头跟着喊，明明不是什么矫健的身手，非要这么迅速做什么。

一高一矮肩并着肩，在武镇的街上开始晃。冉非泽这里指指那里戳戳，跟苏小培说了好些这镇子里的故事。苏小培听得津津有味，那表情让冉非泽很有成就感。曾几何时，他讲故事的本事也这般长进了。

“姑娘，待到老时，我们也这般走走看看，我还有许多有趣的事可说呢。”

待到老时？苏小培一愣。她没有老时，她会消失。她停了下来，转身看向冉非泽。他正对着她笑，爽朗英俊。

待到老时？可她没有机会！

苏小培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壮士是什么意思？她说过她必须要离开的，他是知道的。他是想说就算她一直回不去他也愿意照顾她，还是她以为的那个意思？是她多想了吧？他知道她会离开，他知道她的头发不会长，他该知道……知道她没有老时，她没机会。

“壮士。”苏小培开口唤了却不知该说什么。

待到老时。苏小培的眼眶忽然热了。

“壮士。”她无语凝噎。

“姑娘。”他不笑了，一脸正经地看着她。她明白了吗？可她不说，只是看着他，让他心疼。

“姑娘。”她不说，那他来说。正要开口，几匹马朝他们的方向飞奔而来，却忽然在他们身边停了下来。

“冉叔！”“姑娘？！”几声惊讶几声惊疑。

冉非泽与苏小培同时转头，竟看到白玉郎、秦德正、刘响等人正策马转过头来。

“大姐？！”白玉郎张大了嘴，简直不敢相信。

“老六、秦捕头！”冉非泽也与他们一般惊讶，想不到他们竟会来此。他带着苏小培归来后是曾想着要给他们递个信报声平安，但苏小培病着，他便耽搁了，没想到他们竟然自己跑来了。

一众人站在路边一顿寒暄，对于苏小培的遭遇冉非泽以回头方便时再议带过去了。秦捕头等人虽是急切但在大街上确也不好追究，于是介绍了同行的另两位官差。一位是平洲城的捕头大人杜成明，一位是平洲城的捕快郝伟。

双方行礼见过。秦捕头解释道，他们这次来确有要事。

起因是罗灵儿被发现自尽于平洲城内的一处民宅之内，留有遗书，说是苏小培害死了她爹，她一直怀恨在心，后来终是找了机会报仇雪恨，此生再无遗憾，又觉无脸再见常君等人，便自行了断。

有人发现尸体后报了官，平洲城那处一查，罗灵儿是宁安城人氏，她信里提的父亲和苏小培也都是宁安城的，于是火速呈报公函给宁安城。秦捕头见了报函大吃一惊，他们正为苏小培的疑案愁绪满腹，这消息当真是当头一棒，于是他火速带上刘响、白玉郎赶到了

平洲城，认了尸又看了那遗书，当真是罗灵儿，所述的事情虽是出乎意料但也合情合理。

事关苏小培，大家马上想到要告诉冉非泽。而平洲城就在武镇近旁，于是大家结队，快马加鞭赶了过来。方才奔过，白玉郎眼尖看到路边的冉非泽，这才停了下来。

冉非泽与苏小培对视一眼。苏小培心里百味杂陈，她知道她麻烦大了，她得编一个圆得过去的谎来解释这个事，另一方面，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还真是无法形容的心情啊。

事到如今，冉非泽和苏小培也不好丢下秦捕头他们去玄青派了，于是领着大家回到冉非泽的屋子，在外屋坐了下来。

“姑娘，究竟发生了何事？”秦捕头迫不及待地问。这事情确实太诡异了。一床的血，也无人见到有人掳人出去，没有任何线索，甚至罗灵儿的遗书都写了她潜入衙门后巷小屋杀死苏小培的经过，怎么一转眼这苏姑娘却是好端端地在眼前？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苏小培看。

苏小培很是尴尬，只得再搬出她那套说辞：“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也没见过罗灵儿。那日睡着醒过来，只见得黑乎乎的一片，不知道发生了何事，那时头重脚轻，之后很快又晕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再睁开眼，有了记忆，却是在一棵高高的树上，我下不来，只得大呼救命，而后看到了壮士等人，壮士发现了我，就把我救下了。”

“这，这是何时的事？”秦捕头当真是惊讶，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又是为何？既是如此，那罗灵儿又为何要说自己已将苏小培杀死？

苏小培看了看冉非泽，冉非泽替她答了：“大半个月前，我们一行人去闯玲珑阵，在阵中发现的姑娘。姑娘在阵中受了毒伤，疗养了近半月这才好全。”

“玲珑阵？”所有人齐声惊呼。

玲珑阵是什么地方大家都是知道的，苏小培被人掳了，莫名其妙被丢进玲珑阵里去，这当真是太奇怪了。

杜成明掩不住好奇：“按时间推算，姑娘被掳已两月有余，这些日子姑娘都在何处？”

苏小培摇头，咬死说自己不记得了。

“那，把大姐丢在玲珑阵里的树上又是何意？”

苏小培继续摇头：“我也不知。”

冉非泽道：“我们在玲珑阵里，也未发现可疑的人。”

“究竟是何人要如此？”秦德正皱紧眉头，相当困惑，“他又是如何办到的呢？”

白玉郎忽地一拍脑袋：“啊，许是大姐断案神效，声名远播，招了旁人的覬覦，有人便想掳了大姐帮着做些事。之后又给大姐下药，让她把所有的事都忘掉了，再将大姐丢到玲珑阵的树上，让她困死在那儿，还没人发现。只是没想到大姐这么巧遇上了冉叔，捡回了一条命。至于为何独独选了玲珑阵里的树，那一定是怕大姐醒来逃生，丢在玲珑阵里，就算大姐醒了，也定逃不过一道道的关卡机关。此人心思当真是歹毒。”

他说得挺高兴，看到大家都面无表情地盯着自己，顿时闭了嘴，闭上了后又觉不甘心，嘀咕着道：“我觉得这般推断挺合理的。”

“如何合理？”秦捕头斥他，“若是这般，直接杀了不正好？还折腾这些个，人玲珑阵多难，还得搬个大活人放到树上，累不累？找个地方埋好尸首岂不是更稳妥。”

也对，白玉郎挠头。那这事又如何解释？太难猜了。

“也许他并不想置我于死地。”白玉郎和秦捕头给了苏小培灵感，她也知道她若是一点说头都没有容易让人生疑，何况她是受害者，在捕头们面前还是得表现正常一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话就太让人疑心了，“他这般费劲，会不会是他不得不离开但又怕我逃脱，于是把我放到高树上，就算我醒了也逃不掉？白大人说得对，我记不清前事，定是被那人下了药。也许他真是想让我做什么，又怕我说出去，又不想杀人灭口，于是下了药。”

大家都认真沉思，冉非泽的眉头皱得死紧，在桌下悄悄伸手握住了苏小培的手。他的手很暖，苏小培这才发觉自己跟其他人一样，紧张做戏时手也是会变冷的。

“那罗灵儿的遗书又如何解？她可是头头是道地说她杀死了苏姑娘，正因这心愿已了才会自我了断。”杜成明又问，罗灵儿死在他的辖城内，他自然是更关切这事。

苏小培摇头：“这就不知了，司马家的案子之后罗灵儿离家出走，我便再没见过她。”

“这便奇了。”杜成明与他的属下郝伟对视一眼，“她若没干过这事，为何这般说？说得还很清楚。”

“她的遗书，我能否瞧瞧？”

杜成明答应了，从包袱里掏出卷宗，取出当中夹着的两页纸递了过来。这纸上染有些许血迹，又有些字墨被水印晕开，想来是写时落了泪。苏小培认真看那信，有些字句不明其意，便凑到冉非泽眼前与他一道看。冉非泽知她意思，一边看一边小声念着，像是自言自语，却是把信里的意思都说了个明白。

一旁的白玉郎却偏要拆苏小培的台，笑道：“大姐还是这般不长进。”

苏小培白他一眼，又转回来专心听冉非泽说。这罗灵儿当真是把她夜潜宁安城府衙后巷，跳进小院，进了屋，看到苏小培熟睡便手起刀落把她杀了的事说得清楚。冉非泽念到这里转头看了一眼苏小培，似心有余悸，苏小培也觉得后脊梁有些凉飕飕的，却只能对他笑笑，安慰道：“她瞎说呢，捅了我这许多刀我哪还能好端端在这儿。”

杜成明皱着眉，确是想不通：“这罗灵儿编这瞎话做甚？”

苏小培摇头道不知，她确是许久未见过这罗灵儿了。

白玉郎一拍脑门，又道：“许是她真的潜入过大姐屋里，但大姐已经不在，只一屋子的血，那姑娘太想报仇，疯魔了便以为自己真的杀了大姐报仇，自己骗了自己。你们想啊，她要自尽，自然是不太正常的。”

一屋子人又用那种眼神看他了，刘响相当不高兴地瞪他：“瞎编什么？”

白玉郎挠挠头，辩道：“这般推断也是挺合乎情理的。”

“这倒是。”只有苏小培理睬他，“某些情况下，以为自己干了某些没干过的事，或是以为某些没发生的事发生了，这般状况也是有的。”

白玉郎得了肯定，洋洋得意起来：“你们看，大姐也说是有的，可不是我瞎编。”

“那会是何种情况呢？”杜成明追问道。

“如白大人所说，心智不太清楚时，这般状况当然是会有的。”苏小培看了看杜成明，她不认识他，不想多说，何况这事她本就心虚，能不绕得更复杂自然是好的。

这时，秦捕头道：“那看来罗灵儿这头确是无甚好追究的，杜大人也查明她确是自尽而亡，我们可回去结案，通知常府了。”

苏小培点点头，心道赶紧结案吧，别再追问了。她转眼一看，见杜成明紧锁眉头，显然仍觉此事蹊跷，又听他对秦德正道：“秦大人，此事与苏姑娘当日在宁安城被掳也算相关，而苏姑娘被弃于玲珑山内，那也是我平洲城辖界，如今苏姑娘又居于武镇，还是我平洲城辖界。这个案子，我们联手查吧，多一分助力也是好的。”

苏小培心中暗暗叫苦，秦德正却是一口答应：“确是有许多事得麻烦杜大人帮忙，杜大人如此说，倒是教我安下心来。如此甚好，多谢了！”

杜成明与秦德正互相抱拳施礼客气了一番，却让苏小培欲哭无泪。不管了，反正她就是被迷晕掳走的，她什么都不知道，睁开眼就在树上了，他们要查就查去吧。

一众人开始商量这后头的事要怎么办。首先，掳人的幕后凶手不知是谁，如今不知躲在何处，苏小培被救了出来，这人是一定能知晓的，他会不会再对苏小培下手？于是如何保护苏小培的安危成了大家商议的一个话题。不过冉非泽不管他们如何议，他只说了一句：“苏姑娘就住我这儿。”

对于苏小培的安危，不会有人比他更关切。苏小培曾在府衙遇了险，秦德正觉得有些愧对冉非泽，所以对冉非泽的这话完全没异议。秦德正没异议，其他人更不会有。只那杜成明多看了冉非泽两眼，冉非泽则很坦然地看回去。

最后商议的结果是，秦捕头和杜成明先回宁安城和平洲城办理公函事宜，刘响、白玉郎和郝伟三个捕快在镇衙那边的屋子住下就近照看，也方便侦办审查解案。

一番热烈讨论，大家兴致都挺高，原以为是来报丧的，没想到见着大活人，立时丧事变喜事，且又有一件值得追查的大案，用白玉郎的话说就是当差这般久还未遇过这有难度的案子，当真是颇教人欢喜的。苏小培真想给他个白眼，小兄弟你欢喜的点太诡异了。

事情商定后，众人各自行动。秦德正与杜成明不久留，准备先回去安顿。而三位捕快也要背上行李找房子去。冉非泽道他与苏小培有事要去玄青派，明日再与他们聚首。

白玉郎好奇问是何事，冉非泽大致提了一提，白玉郎顿时两眼放光：“我当差这般久，还未办过武林大案呢。”

冉非泽泼他冷水：“差爷，你倒是进玄青派的门试试。”人家能理你才怪。

白玉郎兴冲冲地挥手：“别的差爷不成，我是成的。”他拍拍包袱，“我还有白家庄的衣裳呢。”

众人都被他逗乐了，苏小培更是觉得好笑，还玩变装吗？白玉郎很不服气：“不能叫这些江湖人太嚣张，有案子就得找官府差爷啊，哪能私了呢。这武镇可是平洲城地界，杜大人可是有权管的。咱家秦大人金刀捕头，可跨城缉凶，也是有权管的。哎